皇清奏議

請修實錄疏　順治十八年　彭之鳳

户科給事中臣彭之鳳謹　奏為請修實錄以光成憲事竊惟堯舜之盛必有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蓋一代之興自有一代家法即有一代成書著為實錄匪具文也我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創業垂統　世宗皇帝
善繼善述凡　祖宗相傳之心與欲行而未竟之事悉丕揚而光大之紀綱法度燦然具舉號令文章煥然一新臣備員垣常讀中秘書三載有餘每捧誦　先帝宏訓謨文高深莫測泣思我　先帝勤政懋學有典有則以法天下而傳後世者至哉蔑以加矣我　皇上御極以來左右前後罔非正人遐邇內外悉沐仁政無意不歸於忠厚無事不本於　祖宗此誠社稷生靈之福也臣

思　祖宗謨烈日星明炳久而彌新但恐　寶訓至
重附入羣書博而寡要何以揚　先麻崇至治臣愚以
為欲法古昔聖王當自法　祖宗始欲法
法　世祖所以法　祖宗者始　皇上宜及時先
修　世祖皇帝實錄足法美意嘉言懿行勒成一書以
資攷治等而上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實錄次
第纂修朝夕鑒觀念　祖宗付託之重積累之餘成憲
在前率循罔斁紹庭上下洋洋如見　前王焉家法一
定世守不易即或時移事異神化宜民通變不倦耶不出
聖訓至意將見億萬斯年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
皇上守成之功與創業等臣職忝言責非無國計民生之
可言而首以纂修為請者誠有見於國計民生即在
祖功　宗德父作子述之中故言人之所未及言臣亦

自忘其迂且陋也臣始進之日未諳時務伏祈 睿鑒
施行

謹陳奉天形勢疏 順治十八年 張尚賢

直隸奉天府府尹兼攝學政臣張尚賢謹 奏為謹陳形勢末議仰請 睿鑒事竊惟天下大勢京都者猶人之腹心 盛京者猶木之根本今腹心久已壯實根本尚然空虛臣繪圖進呈為 國家久遠之計若及時料理民雖稀少尚可招聚地雖荒敝尚可墾闢各處城池雖已傾毀尚可經營如遷延歲月民不撫綏則愈少地不料理則愈荒城池不照管則愈毀非所以壯根本而圖長久也臣叨任奉天在邊言邊備陳 盛京形勢自 興京至山海關東西千餘里開原至金州南北亦千餘里又有河東河西之分以外而言河東北起開原由西南至黃泥窪牛莊乃

明季昔日邊防自牛莊由三岔河南至蓋州復州金州旅
順轉而東至紅嘴歸復黄骨島鳳凰城鎮江鴨緑江口皆
明季昔日海防此河東邊海之大畧也河西自山海關以
東至中前所前衞後所沙河寧遠連山塔山杏山松山錦
州大凌河北面皆邊南面皆海所謂一條邊耳獨廣寧一
城南至閭陽驛拾山站右屯衞海口相去百餘里北至我
朝新插之邊相去數十里東至盤山驛高平沙嶺以至三
岔河之馬圈此河西邊海之大畧也合河東河西之邊海
以觀之黄沙滿目一望荒涼倘有奸賊暴發海寇突至猝
難捍禦此外患之可慮者以内而言河東城堡雖多皆成
荒土獨奉天遼陽海城三處稍成府縣之規而遼海兩縣
仍無城池如蓋州鳳凰城金州不過數百人鐵嶺撫順惟
有流徙諸人不能耕種又無生聚隻身者逃去大半畧有

家口者僅老死此地實無益於地方此河東腹裏之大略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獨寧遠錦州廣寧人民輳集僅有佐領一員不知料理地方何如此河西腹裏之大略也合河東河西之腹裏以觀之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里有土無人全無可恃此內憂之甚者臣朝夕思忖欲弭外患必當籌畫隄防欲消內憂必當充實根本萬年長策不可不早為之圖也

澄清計典七款順治十八年　嚴沆

吏科都給事中臣嚴沆謹奏為新政之勵精伊始計典之懲勸宜嚴敬陳管見以備採擇事竊惟三年大計所以澄別庶官況值皇上御極改元尤宜肅清整刷

臣謹將應行事宜列為七款為我皇上陳之

一申入覲之法外吏身遠闕廷值三年大計之

時令其拜手覲光展人臣事主之敬典至重也從來因地
方多事府縣正官皆免入 覲止藩臬兩司齎冊近且
并有避勞不前止令右藩外道代行者臣竊念 皇上
新政之初百度維新應使遐方遠吏瞻拜 龍顏況錢
穀之盈絀徵解之多寡刑名之出入各省不同更端訊問
隨時敷陳所係於國計民生者最重且切豈可苟安圖便
而使不甞經手之司道虛應故事而來乎臣請 勅部
院議定各省必令左布政同按察使入 覲蓋地方事
務雖多較之 御極之始大典初行孰輕孰重責之數
月代轄之官同洽三年綜理之要固非尋常奔走所可借
端委卸也至奉天一府既屬 王畿輯瑞之典自當與
順天府尹同覲目今甄別時既不在自陳之列入不行考
核之條此豈畫一之例并乞 勅部酌議題定遵行外

如各州縣造入齋冊依樣虛文多屬無益似應申具該府
彙成總冊附籓臬具奏庶　　睿覽易周而地方亦免開
造之繁矣
一慎勸懲之法　國家澄別官方於每年參劾之外又行
三年黜陟之典其中特列卓異一途既屬　殊恩保無
營屬雖開註實跡罔經題定遵行但見地方官往往以平
常之事過為鋪張虛譽徇情濫舉充數伏念名為卓異必
實有非常異績不僅稱職足稱請　敕部院議定其邊
疆劇地有城守著功殺賊奏績者沿海之區能招徠賊眾
者錢糧拖欠之地能早完軍需者勸撫賊盜現有曾擒獲
曾投誠某賊首可據者勸耕荒土現有新增國課若干頃
畝可查者如此各員似當略其註誤特加拔擢為有司之
勸至於內地安盜無奇可表亦必並無參罰而又清廉最

著者方許充選如果煩劇見長但使政績詳開無妨多獎
若俱悃愊自守直云並無卓異益以明公黜懲勵有方而
在位可杜濫邀之弊矣
一詳考核之法竊惟八法議處所以懲斥不肖其計冊未
開者許科道衙門糾拾臣以為老病不及等項或該地方
官一時耳目不及若乃異酷奇貪經科道糾參得實地方
官徇庇奚辭請 勑部院議定以該地方員數多寡分
別議處如大計以後有奸貪不肖被糾參發覺查事在報
冊之前者仍坐地方官以徇庇之罪至於從來考覈大
吏而苛末僚雖屢經 嚴飭而積弊難除必須再為申
警又或略現任而嚴去任按其冊似乎澄汰多官問其人
則皆不在本任此尤徇庇之巧法也臣請 勑下部院
議定除丁憂去任者與現任一體考核外陞任及降調者

離任一年以上已有新任考成不必再問舊任册上應開某年某月陞某職降某職惟離任不及半年者尚須舊任開明其原以處分而去者所開劣跡亦須特糾近事别糾重事不得以曾經懲處之案重開塞責其休致革職各員茍非貪酷宜懲不必更存考語如該地方官有巧庇見任仍以去任充數者察出駁參議處庶考核詳密不肖無倖脫之謀矣

一察刑官之法各府推官關係計典最重州縣有司考語皆所開報若任非其人必多朦混目今各省出缺新選者多至四十餘人速催赴任恐於計典亦已後期況有已經病故若周景濂段說中綜祚等直至到任違限行原籍查參然後另選遲誤不知幾何日勢必使署事者苟且塞責其弊有不止於計典一事者是選法所當急議也至於從

來大計之時上司往往寄爲耳目即有穢聲易於訂點查十六年册内所議處者皆丁憂降革之官現任曾無一人其中營求倖免情所必有臣請

勅部院議定通行各撫嚴杜前弊如有徇庇加等治罪其推官職掌除漕運拖誤

欽件稽遲處分有例外其追比

欽贓毋有積欠未完屢經參罰淹滯不遷即有紀薦無當考成者臣思

欽贓關係國儲苟非人户伶仃家産盡絶豈容聽其推延值今大計之年宜

勅該撫徹底清查若有徇情故縱及闒茸不善催徵者竟註劣考無許久留地方庶不職者去而察吏之人得矣

一嚴察議之法部院職司澄叙務須秉公察核清釐枉濫之弊至於應革應降及降級多寡之別宜有確據伏見上年各府開報有五花文册違例者有司道考語互異者此

等照例駁參猶是簿書小過耳至如卓異之實跡貪酷之事款罷軟不及處分應輕應重之殊若不一一詳開何憑核議該地方官巧於脫卸多有朦朧填註者請　勅部院通行申飭如各省文冊開報不詳治地方官以疎玩之罪更有因彌縫不到輒憑私意處分以一人之喜怒而輕棄人材何以稱公服衆臣請將貪酷等項應提問各官
勅督臣勘審其罷軟等員該部院亦宜細加察核如有枉濫訪查得實特為　題請覆勘不得概以降一級二級視為故事照冊填註依樣施行庶　大典詳慎不為具文矣

一釐告訐之法從來大計之年有等地方刁棍潛入京師揑造匿名揭帖散布訛言傾陷本處官長累經嚴禁在案但恐果有含冤負屈者本官賄囑上司彌縫術巧劣跡竟

至漏網則民何由得雪臣請　勅下部院通行各撫臬
有貪酷官長詐害小民許本人從實具狀聲究如該管衙
門不與伸理科道官訪實糾參一體治罪此外若有無籍
棍徒挾讐誣害反因勒詐不遂妄捏多款赴京越訴者仍
令五城御史訪拏照光棍例懲治至於反噬宜禁裁在會
典奏有嚴綸部議謂有冤枉難申須該撫據實代奏在案
以後應再行申飭不由該撫代奏徑自叩閽者一概不准
至有奸貪漏網許諸人訐告所告之事須實從國家民生
起見不得借端報復今見有末員陳訴多屬一己私情動
輒上章殊非國體竊謂同屬下僚自有督撫衡斷豈得妄
逞怨忿率瀆　宸聰當茲計吏之時尤宜禁飭庶紀綱
既立而冤陷之苦亦白矣
一重首舉之法從來大計之年有等棍徒指稱緣索哄誘

外官詐勒多金妄開在京職官名單借口分投騙財肥己者亦有不肖外官希圖倖免差人入都賄囑鄉親雖屢經申飭而惡習或未盡除竊思在京職官苟知自愛饋送到門自應舉首而外來未至潜住邸門者何能預知兼部院堂上科道各官得以不時入告而部屬以下等官或有究轉交通隱忍不發者請

勅部院議定以後私書饋遺不論何衙門果能大破情面從公糾舉准與紀錄優陞仍

勅五城御史若遺饋交通私收有據者參出從重治罪其庵觀寺院開行歇客之家凡外來面生之人不許容留若平素稔知係外官親戚家人前來住宿許赴該城出首容隱不首者訪出一并究治庶私交既絶而詐騙之害亦可懲矣

以上七款皆就現行事例曲加嚴密以重　大典而杜轃

端如有可採請乞　睿鑒施行

請閩蜀總督宜居要地疏順治十八年周明新

兵科給事中臣周明新謹　奏為督臣責重封疆彈壓宜居要地謹陳閩蜀控制之方以資撻伐以奏蕩平事臣考會典凡建置督撫衙門大約因地設官各居要害而尤重者在總督蓋制府事權尊以封疆為重一切調度兵馬驅除為叛非扼兩省之交不可以策應非據形勢之便不可以圖功非密邇盤踞之巢不可以制勝非若撫臣之建牙省會專蒞一方已也今各省總督衙門斟酌重輕各居要地制誠善矣而獨於陝川福建兩督臣駐劄之地臣不能無議焉陝西幅幁遼濶邊近番彝則部落控馭處處宜周也且四川新隸版圖巨寇雖以次勦撫而川東逋孽未盡其除螢洞遊魂尚多竄伏則未雨綢繆尤恃督臣之料理

若仍聽府西安秦蜀遼隔數千里崇山峻嶺棧道迂迴無
論鞭長莫及征士疲勞倘一旦寇起倉卒其能刻期策應
乎近雖督兵重瘦不過移鎮一時臣以為陝川總督宜令
駐劄漢中蓋漢中乃四川之門戶也北控三秦南據巴蜀
左通襄沔出而協勦可以控長江之上游入而運籌可以
固秦川之鎖鑰所謂搤兩省之吭者此也福建地連溟海
鄭逆飄忽無常而漳州則逼鄭巢穴今督臣東越會城去
漳泉數百里即使聞警長驅而逆艘已揚帆宵遁矣邇者
治兵泉州事平還省彼逸我勞殊為非計臣以為福建總
督宜令駐劄漳州蓋漳州乃八閩之藩籬也咫尺逆巢襟
帶江浙其乘風鼓枻且與惠潮聲勢相連搗穴則一葦可
航固壘則飛艅難度所謂據全閩之勝者此也誠使閩蜀
之制府既定進可與提鎮諸臣立犄角之形退可與撫臣

成輔車之勢一以省士卒之遠涉一以杜狡寇之旁窺一以免軍機之遲誤其於封疆大計未必無小補矣

籌畫滇疆五條順治十八年　王弘祚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降一級留任臣王弘祚謹　奏為滇疆漸已底定籌畫不厭周詳謹陳末議以備　採擇事竊滇省僻處遐荒山多田少土瘠民貧自十數年寇氛蹂躪人人朝不保夕幸賴　天成伐暴水火孑遺復睹天日臣桑梓關切曾經條奏奉　旨允行在案自入版圖以來如湊辦軍需安撫土漢清理田丁甄別將吏興除利害招徠投誠等事平西王精忠體國殫力綢繆督撫二臣同心共濟俱經次第舉行惟時滇省軍民如久病尪羸之人僅存奄奄一息必藉良醫時時調護方可漸復生機今日凡可為地方安全計者自不厭其周詳也臣旦晚

陛辭將有萬里之行上為封疆下念梓里再効芻議約略五款敬為　皇上陳之

一司道之宜久任也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言官必久任而後可以責成功也昨憲臣魏裔介曾言及之但滇省距京萬里跋涉維艱若與他省一體論俸恐各官席未暖而又以陞遷去矣屈指必得年餘方可履任臣愚以為滇省監司即於該省各官較歷俸之淺深以定陞遷之先後如果正己率屬由僉事而參議副使參政藩臬循序而轉不但各官免於僕僕長途且衙門無廢事之虞而地方收得人之效其有治行尤異實績著聞者聽平西王及該督撫特疏奏　聞破格超遷以鼓勞臣功名之路在荒殘地方之官必思早離苦海然臣從封疆起見不暇為各官之甘苦計也

一州縣之宜部選也州縣稱曰父母為其職在親民興利
除害任綦重也今滇省監司俱經平西王題陞部覆奉
旨在案即司理一官亦經部選而守令尚係委署在平
西王注意民瘼自是其難其慎但恐若輩或以委署自甘
未必人人實心任事愛惜殘黎上呼而下不應何以成指
臂之助乎臣愚以為四川廣西貴州三省附近滇雲吏部
查三省舉人考過職銜應選州縣者挨序咨送平西王查
缺補授在各官人地相近既可剋期到任無曠職廢事之
憂且科目出身誰不自愛功名必思振奮精神實圖料理
加意撫綏再得監司嚴加責成於上庶上下同心呼應必
靈而地方可收大法小廉之效矣
一投誠之宜解散也自 王師入滇聲教廣被而偽公
侯偽將軍相率慕義投誠或與優敘 本朝寬仁大度

深山窮谷靡不知之若輩自是感恩圖報但偽公侯偽將之下如偽將領偽兵丁或有以千數計者或有以百數計者逃亡二十餘年困苦已極今幸得睹天日誰不思還故土若必盡數安置滇省恐為數漸多月費錢糧亦不少且阻人願還鄉井之思其中有願歸農者查其故絕田地撥給開墾撫臣袁懋功曾經 題明臣愚以為其中有願還原籍者給與印票沿途資以口糧再行文原籍地方官仰體 皇仁加意安插務令得所庶耕田鑿井之民益多而若輩共頌 天恩之浩蕩矣

一荒殘之宜矜恤也任土作貢國有常經況大兵雲集需糧浩繁何敢輕議蠲免但該省久罹寇患偏僻之民尚可勉強聊生若大路迤東如楊林嵩明迤西如永昌洱海凋殘景象慘不可言督臣趙廷臣前疏甚悉戶部議覆楊林

永昌等處田地如係新荒准令次年辦賦如係久荒准令
三年後起科煢煢孑遺已沾膏澤尚未言及熟地耕種之
難也蓋未荒田地雖稍收穫而室家流離之後湊辦牛種
人工拮据甚苦諺云一夫向隅滿座皆為不樂詎浩蕩
皇恩斷不忍置數處之民於雨露之外也且約計歷蠲
錢糧為數無多而於以收殘荒之人心則所患甚大請
敕平西王督撫查明凋殘最甚地方合詞題請將見在
荒地錢糧酌量蠲免庶水火殘黎咸獲更生矣
一鹽座之宜多設也官山煮海天地自然之利從古善理
財者不外屯田鼓鑄鹽法三事今滇省米價雖較稍減而
歲需協餉尚該六百餘萬如使分毫皆取給於外解不但
小民之輸納甚難而萬里轉運尤匪易近據該撫臣袁懋
功題報省城設爐二十座一年獲息銀一萬二千八百九

十六兩零大理府下關設爐十座一年獲息銀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一兩零是鼓鑄之裨益軍需已有成效矣況銅產於滇自當招商開採廣設爐座如每年獲息二十萬兩即可省外解協餉二十萬兩以本地自有之利養見在駐防之兵為力不勞而收效甚捷上有裨於國用下無病於民生此今日生財之要道請

勅平西王該督撫諸臣速為講求用助軍興之急著也以上五款卑卑無甚高論但皆關切臣鄉事體誼難膜視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請蠲邊郡疾苦疏順治十八年　楊鼎

工科左給事中臣楊鼎謹奏為邊郡之疾苦實甚軍兵之疲困宜甦謹陳末議仰祈

睿裁事臣惟我

皇上御治首出安不忘危文事武備並勤

睿慮靡不感

我
皇上仁覆天下惓惓以休養撫綏為念臣奉
詔巡鎮見邊地軍兵困危更甚謹就聞見所及敷陳酌劑
之宜臚列為我
皇上陳之
一抽調之勞逸宜均也夫蜀土蕩平人稀地廣勢難召募
不得不就近抽調秦兵以資彈壓今復將抽調兵丁家口
悉調移蜀省使之完聚誠所以繫士卒之心而圖久安之
略非不甚善但邊鄙窮兵所藉資生者月餉而外兼資地
畝以養贍家口今家屬悉為移調將盡棄其室廬田畝扶
老攜幼棲此初闢叢雜榛莽未墾之地其為流離饑窘之
慘有不知如何情狀者且一家之中必有老有幼棄之則
哺養無賴併徙則溝壑堪憐揆其初意原所以固士卒之
心而反以滋其淒楚困愁之患臣愚以為今邊境晏然士
卒暇豫莫若定為三年更戍之法俾于役疆場者莫休息

有期雖遠征況厚益堅戍城之志而居處土宇者亦得踴
躍戎行共敵同仇之愾則永戍不慮偏勞而土處無致過
逸不必有移調家口之煩而自可收士卒効用之實矣
一牧軍之困苦宜甦也陝西平涼府設有苑馬寺御董率
各監每牧軍各給屯地寬其租稅俾孳生馬匹在 國家
得倚賴之資而牧軍原無賠累之苦近日久相仍凡各省
題戰馬皆取給於茶馬而各州縣驛遞馬匹又皆動支驛
站銀兩自為買補即間有調撥營馬不過偶一舉行故數
年以來牧馬孳生日盛壅積愈多夫地不加廣而馬益日
繁在牧軍喂養賠累其力已殫而望甦無自且 國家以
有益之地畜無用之馬徒老斃於荒野槽櫪之間甚非設
立苑馬之意也臣愚以為或將苑牧孳生之馬宜與茶馬
照數多寡均派調撥充各營鎮戰馬之用或令附近驛遞

倒斃者赴苑馬領給准作驛站銀兩不惟窮軍牧豎可以稍甦疲困而當軍興匱乏之際亦足以仰佐國用於萬一事在轉移之間立可化無用為有用庶幾上可益國而下不病軍未必無小補也

一領餉之勞費宜酌也夫藩司總一省之會計向來各州縣錢糧彙解藩司各鎮軍需俱赴藩司守領但秦地遼闊各邊鎮去省不下數千里每赴領一次藩司或以頭緒繁紛移幾就急或以各府外解一時不前每有坐守二三月不得領給者且領餉數萬兵丁馬匹動將百計往還道路守候使用為費不貲荒塞窮兵待哺嗷嗷窘迫殊甚莫若倣計部撥餉之法各鎮軍餉每歲於附近州縣或一郡或數縣照額抵撥外餘者仍截解藩司其派撥餉銀令各州縣徑解各鎮司餉衙門按數取具實收彙冊報司以憑查

核其有延挨不完者聽司餉衙門揭報藩司彙詳參處夫部臣總天下錢穀尚可照額派撥豈藩司近在一省獨難按籍抵銷如此不惟州縣就近起解可免添搭使用之費而各鎮軍餉亦得按册催解獲免守候勞費之苦矣以上數條謹就管見敷陳事宜如果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

施行

皇清奏議卷十六

請撤大兵以省財賦疏康熙元年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奏為覊雲南之大兵以省財賦鎮荆襄之要害以杜亂萌事臣前讀三月初六日
上諭大兵出邊進征直抵緬甸疆圉底定從此大兵得以休息糧餉不致糜費仰見皇上亟念兵民困苦已久思欲立予蘇息使兵享太平之樂也今既數月矣大兵未有旋師之期在廟堂自有成算必將與封疆之臣詳慮審處而臣以為大兵之出戍勞苦已久百姓之轉運疲困已極國家之財賦供應已難必應早定凱旋之期以使軍民懽呼戴誦者也計平西王吳三桂精兵不下數萬總督提督所領綠旗官兵不下七八萬何難守此一隅之地彼李定國殘寇游魂皇上威德遠届稍示招

徠必將崩角稽首投誠納款不則窮困之極懸示賞格其
帳下亦必有梟其首而來獻者無足煩 當宁之過慮
也土司族類不一賢督撫善撫馭之皆為孝子順孫矣故
臣以為滿洲大兵撤回為便雖然以西南滇黔川楚地方
如此其遼濶也非有大兵鎮守倘或戎寇生心鞭長不及
馬腹豈長慮卻顧之道哉 臣思荊襄乃天下腹心西連巴
蜀東通吳會南接粵西北達秦豫自古為四戰之區三國
所必爭誠天下之要地也方今鄖西諸山及夔門一帶尚
有賊黨未盡剷平伏祈 擇一大將領滿兵數千常駐
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
援可以據水陸之勝往歲海寇入犯江南荊州大兵順流
而下人心恃以堅定此其驗也故坐鎮一處而滇黔川越
俱有磐石之固兵所謂百年久遠之計而非徒為今日一

時之謀也

議勦楚蜀餘孽疏 康熙九年　　顧如華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顧如華謹　奏為楚蜀之餘孽未靖會勦既經成議招撫又無實畫姑置徒養地方之癰疽陳以布　愚誠之斷事臣惟天下之患在邊隅者小而在腹裏者大荏賊伏於山谷而不亟為蕩平非久安長治之策也我　皇上自臨御以來西南一帶巨寇已無弗歸命亦何處於夔門郧襄十三家之么麼小醜然此賊雖負隅自守無大能為而連控秦蜀湖南黔中各省要害介處腹心與邊隅不同豈容竟置之不問乎向者　先皇帝特主三省督撫會勦之議已遣明安大將軍駐劄荊州矣旋因海上告警而移調故經至今日耳臣上年春夏在蜀稔知其巢穴情形如投誠諸賊首已行錄用者不敘外若

楊秉寅袁宗第賀珍塔天寶劉體順徐邦定諸有名巨寇
尚各擁衆數千於大昌巫山寨中占住鹽井憑陵不收而
已就招安之偽國公王光興反側如故彼時稍有慕義向
化二譚侯同二三總兵乃心王室協力堵禦亦苦孤力難
支曾見於彼會手札中四川督臣李國英亦曾修造船隻
為合勦之計會以提師征勦卬雅奏凱之後各省竟未見
有動靜變門以東即為湖廣荊州之界如興山縣水簡梁
村等處無非盜賊盤踞因而長江阻塞商賈弗通此夔荊
未靖之情形也臣出蜀由陝西漢中放舟順流經過湖廣
鄖襄地方到處密加探訪鄖襄之賊強盛者莫如郝永忠
即郝北麒在房縣外兩邊羊角寨下擁衆數萬編架木城
培以土石大於郡城二倍且連至竹谿竹山南漳保康等
縣居民為之逃避其勢非小此鄖襄未靖之情形也然臣

聞諸賊在就近地方雖時出時入荒涼窮鄉抄掠亦爲所
得常暗結鄖洵連絡山寨有衝突出走之意將來蔓延更
爲可慮今不過羈縻土著百姓及蜀楚被掠男婦在内種
地納糧愚民姑利其輕便苟且偷生於目前而未必人無
鄉井之思與嚮化之念也彼地官吏士庶孰不引領王師
之下即會勦信息賊亦聞之有素而越今寂然無聞臣不
知其何故也入都後始從邸報中僅見楊秉寅一賊已納
款受賞他尚纍纍多人也若不早爲收拾不撫不勦幾於
築舍道旁地方之憂未有已時以臣愚見會勦誠爲不易
之定算然兵柄不專則人心終難歸一似無陽爲整頓之
形陰生觀望之意乎今地方各有提督總兵副將參遊及
招撫錄用諸降弁皆爲王臣爪牙兵力不爲不厚兵而遲
久而衆者上既緩而下亦誰肯獨急臣所謂養癰貽患也

以此賊為終不可平乎畏其山川險阻也明時撫臣王守仁平江廣山谷諸賊如入無人之境彼白面書生尚能如是況　本朝師武臣力之强所向無敵者乎顧用兵大事必須謀勇兼濟兵餉充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人之可勝令文武分途各撫無提調之責即切近賊巢之鄖沅二撫亦為徒手搏虎不能律以致命嚴疆矣何以成會勦犄角之勢乎今欲申明前議必須稍為變通合請從中兩省總督各集其封內將士嚴備器械芻糧軍實完具先報兵部然後題請特遣滿洲官員先至督臣及提督二侯等處勅令榜示各巨寇名姓宣布　朝廷待以不死且許以破格錄用至意諸賊頭有傾心率眾來歸者督臣列名奏請大者膺通侯之賞小者掛齊壇之印其餘幕下偏弁亦分別授以參遊千把品職偽紳舉貢放還原籍明舊生員仍

令學臣准入黌宮考試必有感而涕泣歸忱者以我
皇上新政率待諸納款者以至誠爵賞無吝見於若革者
久不慮山谷之弗響應也若猶執迷弗悟然後咨請綠旗
官兵歷境攻討仍請另簡經略重臣節制則將士自然用
命地方各官亦不敢玩惕從事而戡定有期數萬赤子皆
得解懸出幽化刀劍為牛犢履江漢如平地矣

引律貴乎當罪疏康熙元年　朱訓詁

吏科給事中臣朱訓詁謹奏為聽獄貴乎得情引律則
於當罪用游移之詞輕殺人命積冤抑之氣易干 天
和事臣惟刑名之官專理庶獄律條之設準合羣情原不
可以意為輕重者也我 朝一代創興伊始革明季末流
之弊立法不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寬故雖屢定之成案
必下三法司核議者誠恐畸輕則縱畸重則苛務使得情

當罪而止乃臣見刑部諸臣不能實體　皇上好生之
心并不能恪遵　皇上一定之律審事未必得情而口
供復不全錄其為弊最大比例未必當罪而看語又無確
據其居心太欺每每用雖如此但如彼游移之詞而不定
斷其當否且蹈襲前已然後當然苟簡之習而不細推其
輕重於是欲入人罪而不當死者竟死矣欲出人罪而不
當生者竟生矣　國法難私人命最重　朝廷生殺之
柄豈可任諸臣苟且怠忽敢於妄用耶臣試指其一二事
言之如阿那庫以小人而爭家財罪本不至於死即不聽
旨意之言誠為重大既引奏　制書而不遵者杖
一百之律矣何又云難比此例夫既難比此例矣初何以
引此例而卒又不別舉一例但用重大二字遂擬立絞若
非其妻告明經　睿鑒察出則阿那庫之屈死久矣又

如葉丕生以光棍之尤假冒職官肆惡 京師已非一日
誰不知之先經擬戍負罪逃遁得邀 寬典准其援
赦復不自悛改妄行瀆 奏削其下刑部時聽審不跪
辱詈堂司是藐三尺而蔑 國典也此何難置之重法而
反從輕擬戍者何故若非 皇上電察其惡投之遐荒
遣戍之時能保其不再逃乎戍滿之日能保其不再為奸
乎諸如此類不可勝舉若諸臣見不足以及之而誤為出
入則謂之不明若諸臣見足以及之而故為出入則謂之
不公不明不公之罪臣不能為諸臣解也語云刑罰不中
則上干天和今臺臣以天道積久亢暘具題乃蒙 明
旨省躬自責在 皇上盡儆之心則然而言天道者必
驗於人事臣深維其故終以為此刑罰不中上干 天
和之應也臣請 嚴飭刑部諸臣當奉 朝廷立法

之意用法不得仍襲苟簡之習糊塗了事體皇上愛人之心為心不得專用游移之詞輕便殺人事經兩造口供不全錄者即為作弊律引一條情罪不確合者即屬欺公如有此等嚴治以不職之罪務使虛心聽斷片言折生者之口按律定罪千秋服死者之心刑罰之用當則冤抑之氣申於以召天和而幾刑措不難也

崇尚節儉疏康熙四年　趙廷臣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臣趙廷臣謹奏為請崇節儉以維風俗以弭災沴事臣聞古人有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臣是以惕然於奢侈之不可為訓也天地雖有自然之財如百穀出於田野必待胼胝而後成百貨產自山澤必待採捕而後積諸如工賈雜作易米而食伐薪而炊

[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紅器物皆[illegible]而成行財之生也如此其難若用之
如沉沙可予窮兒逗東匠俗奢侈一衣服也極其華麗靡
人所比公卿僕隸亦衣紬帛亦曾念機匠女紅衣砧繭館
中絡緯刀尺之辛勤也一飲食也極其珍錯異肴皆異品
食物必盈筵亦曾念虞人釣叟空江蔓草中窮露餐風之
勞瘁也一器具也極其精工不有奇技淫巧古董玩好人
爭以為鄙亦曾念竹頭木屑百工胼手胝足之艱也一屋
壁也極其精美非有峻宇雕牆連雲廣廈人恥以為陋亦
曾念郊居茅簷農夫塞向墐戶之苦也以及婚嫁祭葬之
事富者整費貧者稱貸或踹中人之產傾上農之貲而不
足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然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是以庶
民尚此居鄉必盜士紳尚此居官必賄此民習之所以日
壞官守之所以日弛率皆奢侈之故耳若不早挽回則溢

窮下已物力竭而凋敝衆之彼愚民何知俟其窮困而議撙節晩矣臣請　皇上嚴飭内外大小文武臣工尚身約己立奢尚儉爲愚民表率并諭天下百姓力敦樸素之風不得絲毫越分奢侈凡器用服色悉照原爾等制違者按律治罪誠如此行之則人人有為天地愛財之心而財豈足特見家殷戶給休和畢集而民風國本培養萬年矣

敬歸簡易以端治源疏　康熙四年　盧崇峻

總督順永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降一級照舊管事臣盧崇峻謹　奏為政歸簡易以端治源事臣聞民生休戚動昭天象國家利弊實繫民生休果弊盡革而利盡興自當有休靡戚矣臣竊以為國之大利在於政治簡易而國之大弊在於法令繁多何也夫法令一多則内外衙門在大官惟成例是遵每

多查覈之肩在有司惟功令自昔有不遑救過之慮豈能
計及民生之休戚而施撫字之仁耶且罔叢迫之際以致
左右作奸則民生愈受其困矣若政治一歸簡易則大小
臣工各有激勵之精神衙門各役莫施鬼蜮之伎倆是害
不除而自絕利不興而自溥不必求遂民生而民生自遂
故古來止須寬大之爲美政未聞以文法之繁爲善治也
夫一法立則一弊生故法愈多而弊愈滋夫滋弊緣於法
多則救弊惟在減法有不辨而自明者矣向來立法之密
其意在於除弊安民奚知弊反從此而滋民又從此而擾
予恭逢　皇上智仁天縱知大計軍政之循陋規知
考滿等第之途皆求而毅然停之知四部考成之繁瑣叢
弊而歸併戶部綜核知各關差官之騷擾商民而責成地
方徵收天下官民商賈已受無窮之福此即多事不如省

事之明效也今日求治之法不須遠法前王只就皇上此会而擴充之耳六部現行事例命其逐件講求如書有云刑政無小宥過無大止將舍暴奸私明知故犯者按律處治其餘因誤過之事概免瑣議減之又減直至於必不可減而始存其大且要者則法令簡明大官易於綜核有司得以展舒始能共講撫字之術以遂民生而回天象不難矣

用人宜寬小眚疏康熙四年　　趙廷臣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臣趙廷臣謹奏為用人宜宥其小眚圖效以勵以後效事臣思古今最難得者賢才上天至愛惜者亦品從來英哲之主不忘使過之典尤多求舊之思我皇上憲天法古銳意治安期於真才

異能共圖上理而又慮人才輻輳選授紆遲當此人浮於
官之時臣何敢徒持寬於用人之論但思禹必服遠而信
其力士必入官而徵其才與其求實績於寸長未試之士
其數奏為難孰若觀後效於一蹶再展之員其圖報倍切
自今官員處分之內豈少精明廉幹之才或因公詿誤或
小過罷斥以致廢錮終身者比比矣以外吏論之職司錢
穀者非不勤於催科而見徵之賦額全完帶徵之參革忽
及溥於論功嚴於論罪可惜也職司刑名者非不留意平
反而有心失入者不任咎無心失出者必罹罪略其大案
而縋以微眚可惜也職司捕盜者非不盡心揖緝而詰捕
之成效未嘗紀功一盜之疎獲先已掛議沒其勞績而計
其小過可惜也諸如各項職官中士庶百姓亦有稱其廉
幹精明者而為地方受過詿誤去官者不能悉數惟是一

才一能皆天所賦異以為　國家輔治之資即郎官亦上應列宿而偶以一節錮其終身在一官之困阨猶淺而揆之大造愛惜人才之意寧有舍置不得者當如何怵然動念耶外吏如此更進推之　輦轂之下大小臣工數年以來豈無因公詿誤小過罷斥者乎伏念天之生才如地之產木楩柟之姿每以風霜摧折而後成其大用蓋求真才於廢棄之內其感激圖報之心尤倍於尋常萬萬也臣懇

皇上勅部將內外大小臣工分別詿誤緣由其中果有才能可錄者仍行甄用庶葑菲亦邀採錄之恩而

朝廷愈收得人之效矣

請崇配享之禮疏康熙六年　　周季琬

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周季琬謹　奏為郊祀之制在邇請崇配　天之禮以光孝治事臣聞郊祀之典肇

自有虞因敬天而大報本祖有功宗有德皆得配享上帝
此治世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我　皇上紹膺大寶南
郊大祀歲一舉行親承祖憲以　太祖　太宗並配
久著敬　天報本之誠惟是　世祖章皇帝以創業
垂統之君文德與武功並懋升遐以來固已陟降在
帝左右矣但未奉　神主於郊壇則　皇上對越之
際必有未盡慊之孝思也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自古迄今未有受命之君而不配天者亦未有稱祖
而不配天者三代之隆禮明樂備莫盛於周其時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曰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
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又曰祖者始
也宗者尊也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之名也可見成周
之世已有四后並得配享漢承秦後禮樂廢墜至孝武太

始四年乃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帝永平二年祀五
帝於明堂又以光武配唐高宗顯慶二年詔圜丘以高祖
太宗並配代宗永泰二年春祈夏雩秋享冬報以太祖高
祖太宗肅宗分配宋初制南郊地祇及感生帝凡七祭以
四祖迭配至仁宗皇祐二年大享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
宗真宗並配儀如圜丘又詔南郊亦以三聖並侑明洪武
時合祀天地止奉仁宗配至洪熙元年更奉太祖太宗並
配此歷代祀天配享之大略也由是觀之因革損益原無
定制孝思不匱禮可以義起者也我　國家混一寰區規
模宏遠應使禮樂明備駕軼百王今祁寒將至大祀南郊
為期不遠伏乞　皇上勅下禮臣酌古準今修明祀典
即奉　世祖章皇帝之神主並享郊壇斯於孝經嚴父
配天之義深合而曲當矣

請舉行耤田之典疏康熙六年　蕭震

管理章奏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二級臣蕭震謹　奏為務
農係致治之本　躬耕為起化之原請　行耤田播
穀之典以亟祈　天永命之業事嘗考古記孟春之月
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親載耒耜率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躬耕帝耤又祭統祭法皆記耤田事蓋上供郊廟之粢
盛以敬事其所先下念稼穡之艱難以撫柔其兆姓俾薄
海內外知厚生而勤本業也臣讀詩周成王耤田作載芟
之章其後漢文帝景帝詔行耕桑帝親耕后親桑自是以
降漢武帝征和四年唐太宗貞觀二年宋太宗端拱元年
仁宗明道二年明太祖洪武二年皆躬行耤田以為天下
先其他載在史冊者不可盡述我　世祖章皇帝斟酌
百王隨時因革至於躬耕事宜遵循舊制誠有見於古發

勤之后未有不亟意農事而能致理綏猷者也今 皇
上一日兩朝勵精圖治上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
敦惠溫莊太皇太后徽號 仁憲恪順皇太后徽號以
隆尊 親之典奉 世祖配 天並修 贊錄
以尊 皇極之建立 孝康慈和莊懿恭惠崇天育
聖皇太后廟祭以昭不匱之思 允科臣 幸學講
經之請以重師儒之道固已祗承 先憲繼序不忘矣
然而食居八政之先穀乃六府之一連年以來業勤
堯舜之浴纍淮是三農最苦流離最多望治最切恭逢
親政之時正父老扶杖拭目以觀太平之日凡諸用人
行政所以加惠元元者在 皇上如傷之心固無不至
無事 躬耕而始見但耕耤乃 國家一大典禮不可
不及時舉行者尤不徒以其文也敢請 勅部詳定儀

注以來年春擇吉進耒耜悉如農家式樣勿事雕飾恭請

皇上躬祀 先農為生民請命仍行三推之典率

諸王大臣文武百官以次秉耒耜布種稑之種偕庶人終

畝焉然後享 天地於郊壇祭 祖宗於太廟大孝

烝嘗於兹稱盛併祈居安思危慎修思永孜孜然以敬

天勤民為制治保邦之本則一起念間天人交應之庶

幾天下百姓知 皇上之重農務本也相與率其主伯

亞旅以盡力南畝播時百穀由是而黍稷以埶倉廩以實

如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仁宗其時户給人

足斗米數錢比屋相望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是則綏

萬邦屢豐年直從 皇上之一身先之更從 皇上

之一心造之矣

請修實錄疏康熙六年　　黄機

禮部尚書臣黄機謹 奏為請修 世祖實錄以垂法
制事我 世祖章皇帝勤政十八年宵衣旰食無事不
以 國計民生為念凡載於 上諭著為訓典者班班
可考至於 召對羣臣面詢利弊與虛懷納諫採擇施
行者無不列諸章奏藏之史館其閒憂民失業發帑賑飢
嚴立科條重懲貪吏與夫因革損益之事纖悉具備燦然
成章恭遇我 皇上纘承大統光顯前謨宜 命詞
臣纂修 世祖實錄以盡繼述之孝至纂修體例我
太祖 太宗實錄俱已成書倣而行之尤為整肅近
見我 皇上留心故典特 諭纂修明史以昭勸戒
既欲取鑒於近古尤當效法於 本朝況我 世祖章
皇帝治法治心見於嘉言善政者甚備及今編纂則諸臣
曾經侍從親炙耿光易於紀載倘年世稍遠聞而知者恐

究不如見而知者之為切將何以光史乘而垂奕代乎

請行講讀疏康熙六年　　蘭挺達

吏科給事中臣蘭挺達謹　奏為敬陳　新政之首務
請行講讀以隆　聖學以端治本事臣惟自古帝王首
出御世必先勤於學問以講求治理成就君德開一代太
平之運我　太祖　太宗開創大業既重武功尤昭
文德　世祖統一天下懋勤聖學討論經史手不釋卷
以求治安天下之道故能立綱陳紀紹述貽謀啟茲萬年
有道之長今者恭遇　皇上躬親大政百度維新
天心之眷顧方殷　祖宗之付托甚重臣民之愛戴彌
切以天下幾務至繁咸待理於　皇上之一身自非講
求經史窮究義理深知前代興衰治亂之原以及人情物
理稼穡艱難之事則凡揆務審幾用人行政之際何由盡

歸於至當以法天下而埀後世耶我　皇上聰明天亶
固不學而知似無藉採討之力然臣歷觀古帝王即生知
至聖未有不資學問之益以勵躬修而奏郅隆之化者則
今　皇上親政之始所最重者莫如　聖學一事矣
我　皇上臨御數年深宮之內日就月將　聖學淵
涵原非臣下所能窺測但深宮雖勵潛修而於萬幾之餘
未與朝士大夫相接講讀則講習之功恐有作輟臣請
勅下禮部詳議講讀之規取　內府所藏　世祖校
訂諸書擇其深切治理如五經四書皆修身治國平天下
之道惟通經而後明理史書通鑑載歷代治亂得失之事
必鑒古乃能知今　命讀講官每日分條講讀務俾明
白曉暢剖晰大義　皇上於聽政之暇講習紬繹寒暑
勿輟幷慎選老成清正之臣以充講讀之任使之朝夕侍

從盡心啟沃　聖德愈進於高明　聖治日臻於光
大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請復文武兼制之法疏康熙六年　楊兆傑
兵部職方清吏司督理九門官軍主事臣楊兆傑謹　奏
為謹陳多盜之故請復兼制之法以清藏盜之源以靖庇
盜之實事竊惟王政莫先於安民而安民莫要於息盜我
皇上愛養嘉惠保民如赤猶皇皇然以生民失所為
念下　詔求言勵精圖治惟日不足顧民生之不安奇
貪異酷者公然横取於上而明火强劫者闖然掠取於下
要皆盜之類也第今之為盜者鄉井亡命十之二三而營
伍悍卒十之八九原其故則在撫臣無節制營將之權而
縣官之保甲不得過而清之臬司無關送賢否之權而將
弁之隱庇不得過而繩之道臣無查點兵馬之權而健役

之緝拏不敢過而捕之雖盜案文武俱有責成而地方失事之罪輕於縱兵為盜之罪甚有橫暴武弁明知其兵之為盜而多方徇庇百計包藏此今日無一盜案中不有兵而凡有兵之盜案俱未易結即督撫不時糾參臬司道府廳未敢越例揭報而赳桓者流孫免一類誰肯無故自相攻訐盜賊日熾民生日蹙蓋由此也臣查從前武官兼制於文官之日其盜寖少而文官不制武官以後其盜寖多即近日僻靜無兵之處其盜尚少而衝繁有兵之處其盜更多此臣部之案纍纍可考者臣請仍復舊制自副將以下悉聽撫臣節制賢否仍出於臬司查點仍委之道官禮法既有以繩於平時而弭盜之根請咸令復有以懾於臨事而捕盜之法行於休養生民之道未必無小補也

請開黔蜀屯政疏 康熙六年　　蕭震

管理章奏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二級臣蕭震謹　奏為三
藩之錢糧現在裁酌黔蜀之荒地亟宜經營敬陳裕國足
兵之策以佐久安長治之謨事臣惟三代之時兵民為一
周之井田是也三代之後兵民為二然猶寓兵於農有營
耕之地無糈餉之勞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歷代之屯田
是也臣思近日國用所以不敷之故皆由養兵耳以歲費
言之雜項居其二兵餉居其八以兵餉言之駐防之禁兵
藩兵居其二而綠旗兵又居其八也從來會計之臣未聞
有以內外盈縮之故通盤打算悉心較量者於是議省費
議裁官議減餉議援納議捐助非不從節省起見然皆補
苴一時之計無當於經久不易之道也臣聞宇宙之內有
本富焉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辨其原隰沃衍之
宜以收五穀六畜之用則就地生財藉田養兵之說也然

從古帝王當爭戰之後即定兵制於禍亂始平之日蓋以其時生齒減少土田拋荒可以相度經營為關隘守土之謀倘遲至數十年之後則地盡有主民難數動迨至於頻重扞格而不能行故屯田之事應及時而定誠以時者難得而易失者也今各督撫所議或以無荒不可屯或以汎地隔遠不可屯或以水沖沙壓不可屯或以有兵之處無荒地無兵之處有荒地不可屯遲之又久而兵屯之事寢矣臣憂心國計再四思維以今之時度今之地其可屯田者莫如黔蜀蜀為上黔次之蜀省平原沃野古稱陸海天府之國也自張逆作難以來小民死亡殆盡孑孑孑遺至今已二十年據該撫疏內尚有遍野皆荒之語以地多而人少故也誠行屯田之制凡官兵駐劄處所有拋荒田畝即令耕種則兵皆得資田以食其力而地自不致久荒矣

況以經制四萬餘兵一萬餘馬仍屯於現在駐劄之處不過居黔地數百分之一即省餉銀一百二十餘萬且田既收復人盡輻輳養兵並以招民省餉兼以闢地富强之策國之利也至於黔省古稱鬼方地最褊小明初分隸於楚蜀黔三布政司後改為貴州省我 朝以路通滇南特設兵二萬六千餘名馬三千五百餘匹以相犄角而壯聲援查該省荒田共八千餘頃可以相其地里分兵而居之今平西親王下家口現議屯滇矣滇黔密邇形勢相同土田亦相同也以該藩握重兵駐同全滇為之屏蔽固無反側之虞且屯田之議行則六十餘萬金之協餉省矣即有零星山地離汛稍遠不能盡墾者不過十之三四亦可減歲額之大半也以上二條臣愚所謂本當者此也倘不及今之時早為區畫則以中土之力而奉一隅之區以一百餘

萬之餉而營地丁三萬餘金之蜀以六十餘萬之餉而營地丁五萬餘金之黔當承平之際年年協濟月月輸輓尚有外省轉運之苦本省匱乏之憂設遇水旱之災不時之警則民力大絀邊疆騷動將以何者為先事之圖使之有備無患耶此臣所以鰓鰓然過計不能默默而處此恭請

睿裁敕部酌議分其條目定其規制轉行該督撫實心舉行以本地之田供本地之兵不煩東南之協濟無事人民之輸輓內以資度支於常數之外外以節軍賦於常用之餘所以權國用而裕軍實者誠莫踰於此矣

敬陳治水之法疏 康熙六年 王明德

通政使司經歷司經歷臣王明德謹奏為治水之法未盡備小民樂利難期謹據實奏 聞仰祈 敕部酌議以奠民生事竊照國本在民民安惟土洪水為害下民

其咨從古已然故帝舜首以治水命禹必至元圭告成而
後民始粒食水之關係民生非一日矣又況漕運重大實
關軍國大計軌遲為速全靠河漕當今第一急務莫重於
水除大河以北河淮濟泗發源臣未親歷不敢妄陳若淮
揚為淮黃下流漕運咽喉臣生長其土受害極深見聞最
確故其受病根源知之亦最真敢為我
皇上詳陳之
臣思天下賦稅半屬東南由江達河止恃漕河一綫察從
前漕規定制糧運行後方准官民船隻前進時當五月即
閉天妃大閘不容黃水溢入內河以防流沙淤墊其沿河
須設淺夫嚴勒限程惟令濬河使深幫堤淵厚不許加高
致令運河受水有地不知孰淺孰深至故明末季法制浸
潋不審前賢立法深意惟以恤商為名遂令商民船隻盡
得由閘不問寒暑晝夜通行以致濁水直入內河全河盡

淤新舊相承遂忘漕規舊制嗣後一切管河官吏又復止知增堤並不濬淺殊不知運堤日增而日高則河身日淤而日淺更兼上流高堰其石堤將盡之處向係高厚土堤日久年深未加修築遂致自周橋閘至白水塘翟家壩止二十五里之內衝開大小各口共計五處有濶十餘丈深至丈餘者有濶十餘丈深八九十尺三四尺者淮水盡從高堤上流翟家壩一帶竟入高郵寶應各湖直射漕堤是以內河之漕堤不能支全淮大勢既從上流劈開水道四路奔行則下流清口等處淮水之力漸減不能衝刷黃河濁水而黃河濁水反逆流入淮凡淮水入河之清口度家場一帶盡是流沙淤墊是以清口之淮水不能下一遇水發淮黃並漲逐漸加堤其高過於居民房屋及遇颶風勢力不敵終歸潰決廬舍田園雞犬老幼隨波盡逝康熙四

年七月初三日龍風大作高寶之民男婦飄没不可勝計
蓋堤岸過高水力迅横勢所必然固非修築不堅之罪也
而起夫塞決無一不上費 國帑及遇亢旱又以河身淤
墊積水無幾有司漕運為重閉閘蓄水涓滴不容小民為
浥注淮流之害是以順治九年十年江南全省大旱高寶
興鹽各州縣堤下小民田苗盡枯固不必言且有小民被
渴而立斃者此微臣伏處田閒時所目睹又非僅得於傳
聞也總緣淮揚沿河州縣地處卑下水出無源更兼蓄洩
無方雨則一時皆集旱則涓水不通臣愚以為治淮規則
似應查照南河舊制酌議講求仍當濬河使深幫堤使厚
不應止於堤上加堤止救目前不思久計然不復漕運過
淮完後五月即閉天妃閘舊例將濁流洋洋流入內地漕
河亦旋濬旋淤河終不可得而深也不於高郵寶應山陽

江都各漕堤單弱處所量造滾水石壩水大則預行宣洩水小則蓄禦固漕及高郵堰衙閘各口速行修築將來水勢橫溢去水無路漕堤亦旋修旋潰堤終不得而固也但查閘天妃大閘從前漕河重臣亦曾議及多以奉差官兵及商民船隻未便未敢具疏題請臣請比照濟寧境內天井石佛等閘事例驗實部單挨時開放似無不可惟建造漕堤滾水石壩實築高堰新開衙口未免致費 國帑雖務民夫然所利雖在軍國大計實為下民永除疾苦所需夫役自應各州縣協濟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與其年年衝潰歲歲起夫困苦難堪何如實力修築共幼大計以圖一勞永逸之舉是固淮揚士民所心悅而樂趣者也若夫長河所經淮源所自以及沂濟漳涇各處濱河地方直省小民受害當不減於淮揚或更甚於淮揚者亦未可知

伏乞
天語勅部酌議是否准水關係最重臣議有無可採更飭河漕重臣及直省督撫大臣嚴飭管河官吏悉心體訪詳考河誌通權酌議一切河道如何而後疏防兩利如何而後蓄洩兼資當此未雨綢繆自應事半功倍將水土平而後民生奠樂利之休不難立見於今日矣

皇清奏議卷十七

敬陳淮黃疏濬之宜疏康熙六年　徐越

掌山東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徐越謹奏為運河水患甚急請
勅速議分黃導淮建隄疏流以全漕務以安民生事竊惟國家之大事在漕漕運之要務在河河道之為漕運咽喉者惟淮安之天妃閘而天妃閘口受黃淮二流黃河之水自北而東其水最濁一石之水沙至五斗淮河之水自西而東其水清而無沙不致壅塞河道然而黃水不分淮水萬不能導也臣考前明萬歷二十五年總河官因淮水被黃河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閘濟運淮流盡汎溢於高家堰而堰勢高危高寶各湖橫溢關係運道及淮揚十餘州縣城郭田舍遂議於清河縣黃家嘴地方挑開支河以分黃河之勢由清河縣娘子莊五

港口入海黃河水勢既分而下海淮水遂得順流入關非
但黃河不得阻墊運道淮流更不得肆害高寶此支河關
而黃水分淮水導者其前效也自明之末年支河故道廢
而不講黃河勢大逼住淮河溢入天妃閘口所以每歲五
險工告急高家堰瀕危修築救搶日不暇給運河屢挑而
屢淤下流屢修而屢決以致終年補苴糜耗金錢竭盡民
力匪朝伊夕矣而目今則更有可慮者清河北岸陡起沙
洲將黃流之正衝逼住不得東射奶奶廟而直射清口天
妃閘橫逼淮流不使得東則亦不得入閘而黃流迅發直
灌閘門較運河之水勢高至丈餘湍溜怒濤重運過閘之
時每用千餘閘夫竭力挽拽總漕臣親督人夫一日之中
不能數船出口倘一纜不堅船即倒撞漕米立付洪波且
黃水沙濁全入運河則河身日淤水小之時重運停擱水

發之時兩岸日築水勢日高城郭廬舍如在深潭大壑之中倘遇決衝淹沒為患不小再則黃水不分全力東注如建義蘇嘴等五大險工固必歲費 國帑其山陽之王家營安東之毛家口扒源之龍窩口現在衝決廬舍糧田盡沉水底每歲如此今年尤甚以上諸害皆黃河不分為害之甚者也黃水阻遏淮水不得東流入海以致高家堰岌岌將傾每當水漲之時數千萬夫役晝夜守救南兩周家橋翟家壩處處告危是以橫溢高郵寶應等湖漲連運河水勢瀰天數百里汪洋無際致漕船失牽挽之路不得已而走湖揚帆涉險每報漂淌一路之民居糧田又遭淮水淹沒此黃水不分淮水不導以致淮水為害之甚者也至於黃河自西而東淮安府清江浦地方夾於兩水之間緊貼郡城即是運河 朝廷數百萬漕糧一應牽挽盤查

歲經此地抽三閘商稅兩淮鹽課均有賴焉保障之方安容少緩臣見此地形勢自奶奶廟至天妃閘約三里而遙其北岸名為天妃壩內為運河外為滔天之黃河內外相距不足二三丈也其南岸名為遙灣即文華寺一帶地方內為運河外為滔天之淮河內外相距亦僅數里耳此兩處稍有疎虞則黃淮合而為一無所謂天妃閘矣無天妃閘則無運河並不能保有淮郡民生蕩溺又不待言矣自康熙二年至今每歲當入夏徂冬黃河水發堤岸衝坍東補西救萬民呼號官吏失色或守包家圍或疊三城壩或救楊家廟或護文華寺或防高家堰或議閉周家橋或議築翟家壩或議請發 國帑修復減水壩非遏淮與河爭則聽河為淮患此皆塞口止啼之方而不得挈領振衰抽薪止沸之道者也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嚴行總督河漕

諸臣率領地方及管河官親勘情形會議詳確以　國事為家事毋畏責任難勝以浮費作實修毋慮　國帑難動逮將黃家嘴地方舊有地形之支河一加挑濬即便成渠以分黃河之勢使下於海即速於挑源宿遷等縣而上多開支河以分上流之汕湧再於安東縣雲梯關而下宣洩下海水道以接黃流之端溜其清河口沙洲速行挑去天妃閘內運道底已墊高不妨及時大加挑濬待淮水經過一刷而浮沙盡入於江惟天妃壩及逼灣數年汕刷地窄土鬆必須增築石工方保無害關係宏鉅萬難因循目下河道錢糧逐年開銷徒成故事何如議撤此項修建兩工自是一勞永逸誠有濟於通漕有救於重地並有生全於百姓者也

敬陳蠲抵簡明之法疏　康熙六年　姚文然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奏為流抵必載由單蠲免方沾實惠敬陳一簡明可行之法以杜官吏侵冒之弊事臣惟蠲免災荒條　朝廷至大之恩除本年應蠲錢糧即於本年扣免外亦有本年納戶之錢糧收完在前奉蠲在後則以本年應蠲伊等錢糧抵伊等次年應納正賦名曰流抵此乃　朝廷為民委曲體恤德意若不使人人均沾實惠則蠲免徒有虛名豈不虛　朝廷大恩乎欲使人人均沾實惠必須將流抵一項填入由單蓋由單者各州縣每年每戶各頒一單以為徵糧之據戶戶皆有人人盡知故名曰易知由單也臣查康熙二年內戶部覆科臣史彪古由單關係國賦等事一疏內稱各直省應蠲免錢糧流抵次年者如科臣所請填入次年由單請　勅各直省巡撫嚴飭通行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誠以由單

為最重也及臣查康熙五年分各直省已送到臣科奏銷册内除山東蒙
恩全蠲外其餘各直省康熙四年蠲銀應流抵康熙五年正賦者約十數萬兩又查各直省送到臣科康熙五年由單互相對查竟未有開載流抵一項者臣竊異之以為奏銷册者報於朝者也既有流抵一項由單者頒於民者也因何又無流抵一項豈各地方官竟皆不遵
旨奉行耶再四思維而後知流抵一項不填入次年由單者非盡地方官之不奉行也勢不能也何也部題定例次年由單於上年十一月頒發里民計核州縣磨算錢糧數目款項造成式樣送布政司磨對必須在上年九十月間而撫題報災傷夏災報在六月秋災報在九月計題報到部又需月日部中具覆行查被災分數花户去後必候該撫查回再題部覆奉
旨然後行咨該撫

又轉行各地方極遠已是本年十一十二月及次年正月
二月間久已在頒發由單之後矣何從填入乎是則流抵
一項究竟無填入次年由單之法也流抵竟不填由單則
部中所取者地方官印結耳然印結不過出於官吏之手
民間未必知也又所申飭該撫不過大張告示耳然不肖
官吏或有匿告示而不張掛者即張掛不過數日城市知
之而遠鄉愚民安得人人盡知也竊恐貪官奸吏因此侵
冒者不少矣臣思之又思流抵一項不填入由單則不可
欲填入次年由單又必不能則於開徵之前曉諭里民之
法已窮然既必不能曉諭於前亦必立法稽查於後惟有
於流抵之下年填入由單之一法譬如康熙五年抵免災
錢糧應流抵康熙六年者自應於康熙六年抵免訖即於
康熙七年由單之首填入一款內開某府某縣於康熙五

年分蒙　皇恩蠲免本縣重災田若干畝每畝免錢糧十分之三或次災田若干畝每畝免十分之二輕災田若干畝每畝免十分之一合縣共該免銀若干兩除本年已免若干兩外俱於康熙六年分內於原被災本戶名下額賦各照分數流抵訖並無官吏侵欺等情此後方刊入康熙七年分地丁額賦等項譬如奏銷冊內各州縣錢糧先開上年舊管之式也如此則由單之上增刊不過百餘字而　朝廷應蠲之分數與本地方已抵免之銀數每戶各執一單一目了然蓋明布　朝廷之大恩刊載於由單之上即暗取有司之結狀分送入百姓之手倘有不肖官吏將上年被災各戶額賦未與流抵及流抵而短少不全者災戶即可執此由單赴上司控告即有富而懦之民不敢赴控然上年溢完之銀雖不能退還而本年應納之

銀亦可扣算此法一行即有不肖官吏於流抵之年雖欲
隱匿肥己而恐有下年之告發亦豫有所忌憚不敢恣意
肆行矣至於有應蠲免本年錢糧即於本年蠲免者則本
年由單頒發在上年錢糧蠲免在本年愈無從填入相應
亦於蠲免之下年由單之首照依此式填載明白但改流
抵字樣為蠲免而已立法不難行之甚易也更有要緊稽
查一着則在每年由單到時其中有蠲免流抵款項該部
科將上年奏銷冊內某州某縣所開蠲免流抵銀若干兩
米豆若干石顏料麻膠若干斤逐一磨對如有冊內報數
多而由單上開數少者即行指參查結如此則冊與單畫
一上之奏報　朝廷者有此數下之頒發百姓者亦同
此數一兩一錢不得參差官吏無所容其侵冒不虛
朝廷至大之恩矣又臣查康熙四年五年分錢糧應流免

康熙六年分者約計有數十萬兩今時已仲夏百姓沾恩
正在此時祈 勑部速議通行使有司知 朝廷立
有稽核之法使可豫遏其侵冒之心事關錢糧語多瑣碎
但以 朝廷數十萬錢糧蠲抵須有實用地方數百萬
黎庶蠲抵須受實惠所係重大故盜冒昧繁瀆不厭詳明
統乞 皇上鑒宥

酌省開復之駁查疏康熙六年 姚文然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奏爲開復之駁查大繁章奏
之煩瀆日甚請 勑部酌省以鼓勞吏以速國課事臣
辦事垣中見每月本章較往年多至數倍細思其故總由
於駁查之太多而戶部駁查本章惟開復一項爲尤多甚
至有一駁以至屢駁內外往復疊瀆 宸聽一案而數
年不得結者在部臣以錢糧爲重務詳慎爲盡職凡事駁

查再三不過小心敬謹之意而臣竊有議焉蓋戶部較別衙門原屬繁難其錢糧款項既已多端卷案動連數載凡事宜省之於始譬之藤根既斷藤蔓不生即如開復一事總以錢糧之完解為正其間有必應駁查者有不應駁查者臣請得而詳言之如開復疏冊內續完錢糧與原參數目不符者應駁年月舛錯者應駁未報明解司日期未註明領有批收守様者應駁至於錢糧完訖解訖該撫題報明白則無可駁矣而部中又或駁查其續完銀兩作何支銷行令該撫再題夫駁至支銷款項既已頭緒繁亂無有了期何況支銷款項該撫登答明白又駁云未經奏銷難以查核候奏銷到日再題耶錢糧各有職掌其徵收完解者有司之責也解到藩司領有批回之後而有司之事畢矣此後支銷不清宜問之藩司奏銷不清宜問之督撫此

與有司何涉今開復疏內為此一駁屢駁是以藩司督撫之事而問之有司矣豈不可省耶臣又見近日部覆山東巡撫周有德自請開復一疏其覆疏中先云未完銀兩既經該撫查明全完造冊題報則巡撫原參停陞之案請
勅吏部查銷後云續完銀兩支給鎮標康熙六年分餉銀一十五百兩俟年終奏銷到時查核以此推之則凡各官開復不必待奏銷之後明矣部覆又云其餘銀兩支銷各款仍應備細開報以憑查核則以此推之凡各官開復不必待支銷開報之後又明矣然則部中於開復事例原可簡明直截特題覆中間有參差不一耳夫各有司之開復皆由各地方巡撫之題報同一巡撫也為自身題報開復則足信為各有司題報開復則不足信必需駁查同一奏銷也支給餉銀一千五百兩為數甚多既可不候奏銷

先准開復至各有司案內如泰興知縣李馨所完銀九十兩據該撫題報補還康熙五年協餉訖邵武府知府汪麗日所完米二十五石據該撫題報支給康熙五年兵米訖俱為數甚少反蒙駁查必俟奏銷到時再題不即准其開復如此之類非考成畫一之法也臣愚以為此後部覆開復本章當皆以所覆東撫周有德之疏為式其有司開復但經該撫題報完解明白者先請 勅下吏部查銷其支銷奏銷各項專責之藩司督撫與有司無涉其餘有不應駁查款項概從簡省則章奏無煩瀆之擾考成有畫一之法鼓勞吏而速國課所關非小矣

經理流民疏康熙七年 徐旭齡

巡視南城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旭齡謹 奏為經理流民為弭盜之要事臣查各省饑荒而陝西尤甚西

北地廣人稀耕種最難自故明廢閙中而邊無商困軍餘
而邊無屯抑召糴而邊無賈至於末年求食饑民流為寇
盜此前事之大失也我　皇上仁恩特沛蠲賑兼行窮
民感泣固有雖死而不忍為盜者然府庫之金錢有限地
方之饑饉無常若非從長經理則今日得賑而生明日失
賑而死轉徙流亡終塡溝壑第今鹽勘軍屯商糴三法勢
難驟復惟有集流民而耕屯地為第一大計查陝西屯田
尚餘七萬四千六百四十八頃此皆膏腴田畝若將河西
流移分立民屯則待賑待蠲之民皆可為耕田納税之民
請　勅部查照洪武永樂招徠流亡事例蠲免包賠聯
絡里甲復其版籍不必急責差徭貸以牛種不必急催辦
納若慮財乏難以集事則可倣古人屯學田功之法激勸
有力人户招集耕種而屯田易舉昔人謂流民安則轉盜

為民流民散則轉民為盜況陝西連川控豫山谷綿亘易為逋藪若今日惜興屯之費恐後日增弭盜之餉何如收流亡而衆屯政不必從民而塞下自實不勞轉粟而邊食自充此安民息盜之長策也

慎重部駁以清案牘疏 康熙八年 高爾修

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高爾修謹 奏為督撫之審讞既詳部駁之繁擾宜停請 勅徑行核覆以清案牘事臣於康熙七年五月間捧讀 上諭部院衙門一應事務應完結者不即行完結駁查躭延處分則例繁多任意輕重以致屬員及筆帖式與書吏乘機作弊亦未可知若有此行者即指名參奏治罪示懲欽此仰見我 皇上清理庶務之至意也臣愚以為政務之大者無過刑名錢穀錢穀或因款項不明支解未晰勢不得不駁查以求

清楚至於刑名則不然臣薙任刑曹將近五載每見督撫
之惕於　功令凡遇款案大獄靡不詳慎參勘層層批駁
親提面質而後成招具題誠恐留一疑竇而慮部臣之駁
查也間有部以一二未協而駁之者曾未見原問之輕者
因部駁而加為重原問之重者因部駁而減為輕使一經
部駁而遂得游移於倏輕倏重之間亦何賴此承問各衙
之讞法為哉是多一駁查徒增一番部覆徒煩一番
庵鞫而於本犯之輕重未嘗加減也且恐奸惡之徒自知
情罪難逭反藉駁而啟僥倖之端而吏胥為祟明知推敲
已盡又借駁而開詐騙之路況各省遠近不等有限四五
月者有限六七月者案內人犯眾多往返拘提稽遲時日
牽連拖累無辜甕獄者有之及至題覆到部之日官吏吏
易案牘塵積殊非清理之道也臣請自今以後督撫之審

獄既詳部臣止核其有無外錯如果有故出故入徇私作
弊者即指名參處引擬稍有未合具　題改正停其駁查
庶案牘為之一清而無辜亦免拖累矣

省科條以專責成疏康熙九年　徐越

巡視中城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越謹　奏為風
俗人心實係治平天下之本有司督撫則關維持教化之
源請　勅酌省科條以培元氣以專責成事臣恭繹傳
到禮部　上諭首及人心風俗中列致治美政一十六
條後以作何訓迪勸導責成該管各官躬行倘獲中外祗
遵俞然丕變即堯舜成康之隆理不過此也臣思州縣為
親民之官督撫為率屬之長欲其教化施行豈可徒恃乎
法令哉　皇上培養天下百姓必先將治有司督撫之
法令寬平省約使得釋其顧慮寬其拘攣然後能養其精

神發其材智盡其實心以從事於教化之途也譬如一家之中父母未有不愛其子弟者若父母終日多憂多懼自顧不暇安能周恤子弟之疾苦故有司之以貪虐害民者可以法繩之而適法之吏其煩苦吾民者則實無可如之何爾何以言之蓋自考成之法嚴而愛百姓之心自不勝其愛功名之心而一味催比敲扑戶無寧宇矣自緝逃之法嚴則凡有跡涉可疑及挾仇誣首株連無辜者盡被搜究矣自諱盜之法嚴而被竊之家即受失主之累自緝盜之法嚴而捕盜之役竟成誣良之習矣諸凡此類皆由法令太嚴遂不惜苟援地方以圖免過總之上惟以法令繩有司而欲有司以教化興起百姓此必不得之數也至於總督巡撫為

朝廷封疆大臣正己率屬察吏安民是其職掌乃水旱盜賊何以消弭士農工商何以綏輯未見

有所責成而終日技求者不過此文移之瑣屑日月之遲速如錢糧則藩司主之督撫止能稽其侵挪加派之弊至於册籍錯誤解色低潮安能一一經手磨驗而參罰併及之則何也刑名則臬司主之督撫止能察其徇枉賄賂之弊至於限期違誤律例疑似一經該部駁改而參罰又及之則何也在處分督撫者詳於苛細而略於重大而為督撫者則又將任重責大之精神材智盡耗竭於苛細之中終日手忙脚亂頭緒紛紜料理部件之指摘而不暇給何暇求民間利害之源流養地方和平之福澤以仰副我

皇上教化百姓之盛心也哉臣愚請　勅部議課有司則以愛養百姓使邑中無荒殘流離者為上考其餘科條概從輕省俾其游刃有餘多方以行其教化臣未聞教化大行之邑而賦稅猶煩追呼奸宄尚難清肅者也察督

撫則以綏靖地方使水旱不侵盜賊漸息官吏澄清兵民
和樂者為稱職其餘參罰各歸有司俾其神閒氣定先端
教化之型徐收教化之效臣未聞能使屬員各奉教化而
猶有叢脞以累上司之參處者也此即仰體我　皇上
以教化為先不專務法令之意實實先試於有司督撫于
以坐致雍熙克臻上理所謂正百官以正萬民者此之謂
歟

清關弊以除積害疏康熙九年　徐旭齡

巡視中城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旭齡謹　奏為
關弊之病商已極亟請省官省役省事以除積害事今日
民窮極矣所恃通財貨之血脈者惟有商賈乃今商賈以
關鈔為第一大害臣推原其故總由於官多役多事多有
此三患故商賈望見關津如赴湯蹈火之苦也往者以地

方官不能料理榷務改為滿漢兼差所以杜絕奸蠹澄清
料派也近見告訐關弊者如淮安關則有郭宗儀告曹大
有等揚州關則有傅洪勲告丁世芳等或婪贓巨萬或人
命干連見在告部行查是滿漢兼差本以恤商而反致病
商本以裕國而反致蠹國夫去弊者必清其弊之源止貪
者必絕其貪之路今督理榷關不過照額徵收本無難事
或滿或漢止差一官足矣若必滿漢並差多官則多費多
費則多加派其勢然也嘗見關差　命下未出都門親
友稱賀或饋杯緞或送馬匹多募隨丁盛治行裝其費已
不貲矣及其在任遇往知交迎送饋遺至於差回彌縫要
路酬答親友凡此費用無不取給於一差故與其多差一
官而禁其貪不若少差一官而省其費也伏乞　勅下
該部酌議以後關差不論滿漢但擇廉幹官員止差一人

永著為例則省一官即省千萬商賈之膏血矣至舊役盤
踞屢經嚴禁而如故者各關既就近召募則此輩衙門情
熟易於上下相膠如揚關舊役吳健之等已經科臣柯聳
題參而淮揚關各役則仍然表裏作奸如曹我植即曹
元吉之子賀森即賀爾植之子張公玉即張一躍之子夏
永公即夏有奇之弟陳爾聯即陳在位之子有子供役父
在外收銀弟供役兄在外需索不惟舊役不能禁一役反
化為二役矣總由各關就近召募之弊也近見工部題
參杭關史縉於經制之外私自召募與吏現在議處伏乞
勑下吏部將各關經制書吏從部召募確查果係殷
實良民取具印結考取分撥不許各關私自召募則舊役
可清而熟於作奸之根株絕矣又如漕臣帥顏保題請
淮關歸併而戶部復奉有各省相近之關令一處兼管之

旨然臣以爲關固當併而各關納稅之名色尤當併也即如淮倉有正稅一稅由閘由梁手本等項名色工部有抽單丈量加料等項名色板閘有正鈔加鈔石頭等項名色合計三關名色不下二十餘項推之各關俱有因循積弊名色無不皆然抑知名色多則商賈易惑頭緒繁則需索易增伏乞
勅下督撫嚴查將各關各項名色盡行禁革通計稅額若干總歸一項刊石通衢務使商人易見易知更刻大字於上照數納稅加增分毫即係私派立行重處則正項既明而額外之索詐杜矣如此則省官以清私派之根本省役以除作弊之爪牙省事以絕需索之徑路革積弊而甦商賈計無切於此也

請修江浙水利田圩疏康熙十年　柯聳

工科給事中加一級臣柯聳謹奏爲江浙水利田圩亟

宜修舉以圖經久事竊惟　國家財賦大半取辦東南連年頻遭水災去夏受患更烈　皇上軫念窮黎蠲租折漕　皇仁四播而未雨綢繆之策尤當疏通水利修葺田圩以圖永久臣辦事衙門見江寧撫臣馬祐有議疏劉河吳淞一疏業經部覆奉　旨依議臣烏容復贅但疏濬興築條緒繁多欲為經久之圖原非旦夕之效且載稽往蹟參酌當今竊以撫臣疏內未悉之義敬為　皇上縷陳之蓋東南之水無踰太湖而下流入海之路如劉河吳淞固所甚急撫臣已切言之矣然此外支河甚多皆為洩水之竇前朝治水諸臣有別通白茆者有浚夏駕浦并濬范家港新涇者他如入吳淞則有澱山湖及趙屯浦等處近劉河則有盤鐵口及鮎魚口等處總以太湖之水源多而勢大一口不足以洩之故多其支流以分其勢耳至

若湖之上源其西北則有宣歙及江寧九陽江諸水經金壇溧陽由宜興以入於湖其西南則有天目山諸水經苕霅二溪由湖州七十二溇以入於湖江南之蘇松常浙之杭嘉湖數郡之水滙於一湖自明季迄今水利久廢不講兼以各境居民私立土堰木柵又或豪強擭利佔河面積久斟淤致塞入湖之路一經霖潦水勢無歸江浙諸郡在在皆然請　勅兩省督撫檄行各府乘此大工興舉之時凡有通流處所悉令疏通必須撤其障蔽凡此各郡支河不必動支公帑但令所屬分界開濬如此則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要使上下之源流通而東南之水患息矣臣又聞之故老吳淞黃浦之口向有老鸛嘴者高出水上横當海潮所以潮勢紆緩不致沙壅內地自此嘴既壞潮趨黃浦沙積吳淞歲月加增漸成

平陸令以開濬之時仍挑築老鸛嘴以當海之衝亦萬世之利也至若田圩之築與水利相為表裏尤有不可緩者蓋江浙之田隨其高下各自成圍倘圍岸不堅一經泛漲風濤相薄逆行田間衝齧為患故圍田之利在乎隄岸大爲盡力溝洫亦即此也今宜令各縣於開濬處所即將泥土修築兩岸隄防更令自今以後於每歲農隙之時各將圍岸修築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仍築其外圩岸高則田自固且以制縣溢之水不得泛行而咸歸河浦每歲秋成以後各縣册報該撫修築圩岸若干以課職守之殿最則田圩修而水利益舉矣抑臣更有請者撫臣疏內估計工銀一十四萬兩請將兩省漕折銀留充工費恐部議不允再議均派六府屬去年被災州縣分年按畝輸解抵還此在撫臣苦心酌量以期必濟殊不知皇上愛民至

切苟有災傷立行賑濟何惜十四萬之漕折以埀千萬年之利賴救億萬姓之災黎況各屬被災州縣餓莩載道家室流離縱使將來成熟哀鴻豈能遽集又欲輸還此項銀兩豈不重困今事隸戶部議覆伏乞 皇上特旨徑將兩省漕折銀十四萬准充開濬劉河吳淞工費不必再議抵還此 皇上仁愛之心天地同量矣至於日後歲修月舉不妨責之里民令其隨時修築再於六府中各將現在府佐一員兼帶水利職銜責成管理督察修治毋致廢弛則一勞永逸而 國家長享有年之慶矣

請立宗學疏 康熙十年

柯聳

工科給事中加一級臣柯聳謹 奏為親親先在尊賢愛養必期預教請興宗學之制以成教冑之典事竊惟敦睦九族古帝王所首重然愛之必先教之教之有素則親者

皆賢而後宗子有維城之固社稷有磐石之安親親之道乃可久而勿替也臣考之前世分建宗支必並建師傅以導之德義故虞書有教胄之典禮經有世子之文自漢世以來設立諸王傅相如董仲舒賈誼等皆必慎選賢才以輔導宗子故明分封諸王初年有伴讀教授等官後定設左右長官自其為世子時授書習字以迄襲爵封王所以訓導之者莫不備至我
國家定鼎以來宗支繁衍各有封爵親王郡王以次遞降
朝廷行大政設大謨外朝會議則必親王主之可謂尊且重矣但輔導之方不講教胄之典未明雖親王賢者固多然雲礽之裔日以益衆保無以甘食美衣惰其心志聲色玩好惑其聰明者乎今
皇上聖哲挺生勵精求治又設經筵日講等官萬幾之暇講求聖學將見
睿德日新媲美堯舜矣至於親王

郡王既有　天屬之親又有議政之責苟不早為預教
明晰義理何以輔佐　皇上克贊鴻猷況今各旗下滿
洲漢軍子弟皆有官學之設選舉人貢監生教習經書而
國子監諸臣以時督察課其勤惰蓋　朝廷愛養各旗
下子弟恩至渥也豈以　天潢一派而不為設官置學
思所以成就之乎臣請於諸王下各為建置宗學略倣前
朝藩府之制並設長史等官如內之博士助教等員外之
教授教諭等員俱擇其品行端方學問優長者選充是職
不論親王郡王諸子與宗室大臣之子凡自十二歲以上
俱令講說書義務期明白曉暢使知修身齊家治國之道
而諸王　朝見之暇亦令講習經史大意熟於古今政
治之要不以文藝為先而以經術為本仍令吏禮二部堂
上官會同宗人府不時稽察各官教術之勤惰以分殿最

而定陞除然後諸王宗室無不興起於學上之則明於修己治人之道可以翊賛　廟謨佐　國家太平之業次之亦明於孝弟仁義之說知所謹守而日進於善我
皇上展親之仁與育才之典將垂之億萬年而無斁矣

請開海運以備荒疏　康熙十年　姚文然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姚文然謹　奏為敬陳預備淮揚救荒之一策仰候　睿裁詳酌事臣惟淮揚地方為漕運咽喉南北要地與別處不同屢年被災蒙　皇上破格蠲賑恩大而仁盡矣然而水災未退復旱且蝗米價較昔湧貴臣聞人一日不再食則饑而糧之為物近則生長於地待成於時遠則轉運於四方未可旦夕得也故備荒不在於臨時而在於豫畫今淮揚本地之米既少又聞湖廣江西及上江等處亦多苦秋旱米貴即臣郡安慶米價

較之往年亦增數倍計今年上流米艘到淮揚者較往年必少此後米價亦必日貴乃一定之理必至之勢也臣思備荒需糧別無奇策惟在相道路之遠近就便轉輸以通米糧之有無而已近年浙撫臣范承謨行之已有成效臣聞山東東府地方所產大小米麥黃黑豆等項舊日多至膠州等處舟運至淮安之廟灣口沿海邊而行風順二三日可達商船往來終年絡繹自禁海以後糧食陳積應多聞其斗較淮為大價較淮為賤若動官帑採買轉運以備賑饑之用則糴本省而得糧多國帑不至甚虧饑民可活多命所格者片板不許下海之嚴禁耳年來有言開禁者皆蒙 嚴綸切責臣何敢多言妄言但臣思禁者禁一切軍民人等私出海口者也凡物民間不敢用獨 朝廷用之者名曰禁物今 朝廷以備荒之故用地方職

官押官艘運官糧出口船若干入口照舊亦船若干往返有期稽察甚易間行數次糧足則止此豈可謂開海禁乎若以此為開海禁則如近日福建發船下海搜近島遊賊亦可謂之開海禁耶但其中有宜詳察確議者一曰船隻之通融二曰水程之遠近三曰淮齊兩地斗斛大小時價低昂之大概此非可以耳信非可以理斷必身在地方久諳風土者方能洞悉備荷

睿裁謂臣言無必不可行之處乞

勅部酌議行江南總督總漕該撫及東撫諸臣詳察熟計以為應止則止以為可行則行之亦豫備淮揚救荒之一策也

請禁無藝之征疏康熙十一年　李贊元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李贊元謹奏為請禁無藝之征以蘇民困以廣

皇仁事竊惟國家取民原有定制故

田賦而外設有關稅固所以取商賈以資正供亦所以抑
逐末而稽奸宄斷未有市民交易原非興販而亦稅及纖
毫者也我
皇上夙夜靡遑日以加惠元元為念蠲租
詔私征有禁近且以墾荒定以十年起科是於正
供之中亦時寓一存恤至意乃有不奉經制借名科斂積
棍滋其擾害蠹役恣其朘削事若相習害乃為大敢為我
皇上切陳之臣查榷關之設也稅課稅務諸司皆征
其本地出產與夫興販雜貨或船裝車載或列肆造作原
係商賈自當遵例輸助國用至若日中為市各相交易所
賣者不過布帛菽粟是其口食雞豚牛驢是其畜養即布
帛花綿以及蔬果等項無非肩挑背負圖升合以餬口初
非營營逐末興販者可比乃有奸民惡棍串通衙蠹借雜
稅名色在於該地方官賄營行帖執照有所為斗子秤子

牙行經紀集頭保長等項名雖不一大率以硃標印信為
護身符券如虎而翼公然肆詐凡民間斗米耕牛隻雞尺
布無不攝取用錢以故落地有稅空舟有稅甚至於搜囊
發篋且遍及於窮鄉下邑菜傭固所不免屠戶亦在必征
究竟雜稅報上寧有幾何而窮民之膏髓錙銖不遺稍有
不遂即指為漏稅誰復敢起而與之辨論者近日山東巡
撫張鳳儀疏參魚台知縣談紹泰貪婪三款而沿途盤索
客貨科斂稅銀已居其二則其未見之奏章者又不知其
凡幾矣昔王安石以呂嘉問為市易使行坊郭錢白地錢
等法鄭俠謂其察及雞豚負水給薪擔粥提茶皆遭荼毒
垂之史冊亦足為戒何況不奉　朝廷明例敢於借名
行私官役通同揑蠹交横故其弊牢固而莫可解彼此盤
結而不得上達聞有上官出示嚴禁亦不過以照額征收

為詞而亦未得悉知其擾害至此也昔曹參入代蕭何屬
其舍人曰勿擾吾獄市事雖行於一方未始不可行之於
天下言雖出於一時未始不可行之於後世方今刑獄禁
令苛嚴哉　皇上再三慎重獄無冤濫而市廛井里之
大害尤當嚴為釐剔者也查故明洪武諭戶部言奸臣稅
天下貨物及於纖末朕甚恥焉自今凡軍民嫁娶喪祭伏
臘迎送儀物及自織造染練布帛與買已稅之物細民擔
挑蔬菜魚肉米食非興販者毋得稅此在已征者尚思禁
革況我　國家原未定稅及此安可聽其公行而罔忌耶
邇來裁併關差省革羨餘無非為商民受累而直省各官
役人人可以抽稅處處可以為關不幾大負我　皇上
愛民恤商之盛心乎伏乞　　睿鑒勅部嚴行在內在外
痛禁前弊凡服食器用等項非係興販者不得借名苛索

除鄉村應役地方外再有私給行帖執照擾害百姓者發覺之日官作何處分役作何究治嚴定條例務使市肆不擾細民安業無吁嗟愁嘆之聲有優游作息之樂　皇恩普被又不獨在民間貿易已也

備陳軍屯實效疏 康熙十一年　艾元徵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艾元徵謹　奏為　朝廷歲歲數百萬之協銀確可盡省謹備陳歷來軍屯之效以仰佐萬年經久之謨事臣竊惟各地方之財原無不足供各地方之用所恃者　廟堂之經理有以使之各給固無所用其裒多益寡權宜挪借之計矧我　國家今日方當全盛之時尺土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民則即以天下之地生天下之財以天下之財充天下之用何患不給顧不免坐耗於協撥雲南則需協銀歲常一百七十餘萬貴州則需

協銀歲常五十餘萬四川則需協銀歲常八十餘萬福建則需協銀歲常一百六十餘萬廣東則需協銀歲常一百二十餘萬廣西則需協銀歲常十七八萬以致內地近邊各省則有兼協兩省甚至三四省者內地近京各省則又有遠協至數千里外者甚至萬餘里外者凡此協撥銀兩一皆赴期完解時刻不容寬假臣誠不知雲貴閩廣四川等省三十年來如何全無經理既時時以餉銀不足耗公家無數之金錢又時時以協解不前罄民間有限之膏脂此實民窮財盡之所以日甚一日而莫知所底也臣得以一語斷之曰總由於屯政未嘗實實舉行而荒猶多未墾故也夫有可耕之田而不使之耕則與無田同有可屯之人而不使之屯則與無人亦無異思天下之地亦何一處不應使爲　朝廷生財之地即天下之人亦何一人不

應使爲　朝廷生財之人乃需協各省則實有其地而若無地實有其人而若無人此正如惰農治家不親耒耜終年溫飽惟倚鄰里爲活不止鄰里致之勢必並困即鄰里壺飧歲歲可繼亦豈長策且實爲此反側靡寧細稽前代盈虧强弱之由備察近今多寡難易之勢殆不啻寤寐以之斷然以屯田爲古人屢行屢效之良法確可爲功於今日請歷爲述其事在漢則有趙充國以興屯可以息徭役罷騎兵廣積蓄省大費因疏陳便宜十二事詔許之遂敝先零魏則有棗祗及韓浩請建置屯田操從之屯許下得穀百萬斛因之州郡皆置田官所在積穀遂併中夏後漢諸葛亮出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軍食因以不匱晉羊祜鎮荊襄始至時軍曾無百日之

糧祜因滅戍邏以墾田至李年遂有十年之積後魏文帝時值歲凶以李彪請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以贓贖雜物市牛料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科並徵此後即公私豐贍雖水旱不為害唐憲宗時振武軍饑以李絳請命韓重華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民為十五屯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因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太和末值黨項大擾河西節度使畢鍼亦募士開營田歲因省度支錢數百萬緡又元初當征討時每遇堅城大敵則屯田以守之後各衛行省又皆立屯或因古人之舊如甘肅瓜沙等處其地利亦不滅於舊或相地勢之宜如陝西四川等處皆其所肇為亦未嘗遺其利明初則命諸衛分屯於龍江等處及邊境荒田撥軍

屯糧為官軍俸糧其法則每軍種田五十一畝為一分大率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即洪武所謂養軍百萬不費民間一文者也又宋遼金如歐陽修范仲淹吳充耶律昭田琢亦各建此議前後皆互相發明至明邱濬之大學衍義補言此事又獨詳蓋未有不以此為扈邊實塞足國裕民要務者記兵法有云取敵一鍾可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誠有味乎其言之也然臣猶以為天下固原有必不可不屯之地則邊城之荒棄者是也有必不可不屯之人則士卒之游惰者是也載觀漢唐之興屯於邊地者行之莫不有功而宋之興屯於腹裏者行之莫不有弊又魏晉至宋之凡以民屯者則時鬧其擾民而漢之兵屯者則未聞其苦民固昭然可知也然猶慮各邊士馬棋置星羅既難議減恐興屯已為不易去協餉終亦大難

況國計之盈虧與戍卒之多寡皆關生計何可不並為熟籌殊未思今日之兵固大不多於古無論周初之封建多至千八百國凡幅幀百里者皆可有調撥之兵七千五百守土者尚未可以數計即五霸兼併之餘其大國亦不過止得如今日一省而兵車一出動以數萬計且有稱帶甲百萬者再如漢季當三分未定時袁術袁紹馬騰張魯輩兵常至十餘萬二三十萬不等晉末東遷以後劉淵石勒李壽等兵亦各數萬不等延及梁陳蓋二百八十餘年無一日非割據世界若兵餉一有匱乏之計必無取資於敵國之理故地方之需協與不需協誠不在守兵之多與不多也臣則謂今日之可以耗　國家之物力者經理之即無一不可益　國家之豫大如四川一省通計需餉歲不過百萬而止其地則素所稱沃野千里民殷國富一大都會

今猶然荆榛蔽野若使之開墾豈難復成膏腴粤西需餉又不過止得蜀省之半其荒蕪非盡石田若使之開墾當亦可資飽騰是四川廣西之協銀可盡省也若廣東福建則需餉較多而開田較少然沿海固皆可屯況屯政一舉行且見邊要所在無地非屯無地非兵則海禁可開食用益饒再減額兵即廣東福建之協銀亦可盡省也惟滇黔以平定獨後戍兵視前代不啻加倍雖尚有故明沐英世守田產誠不足供今日多兵之贍養又偽永歷以養兵最多致民重困其陋例亦無足法但我兵則固不更多於偽永歷時且藩下丁壯已照八旗圈給田土其食用自應即於田土中取足今止是備查邊荒分兵墾種務期足用當亦無難其各營汛綠旗官兵亦各查其附近荒田諭令墾種則不直可使地無遺利固亦古人善守門戶者守藩籬

之意然要在藩鎮大小手足齊而心力一庶滇黔兩省之
協銀亦可盡省也臣自承乏風紀受事以來即為此反覆
熟籌今再逾歲止日思此事為當今第一要務況從來所
最難得者承平無事之時臣實以時不可失備陳管見惟
冀　皇上垂察特　敕該部確酌詳議勿以為目前
可支而畏言遠算勿以為成效難期而祇事因循俾區區
之愚不止托之空言即從此億萬斯年　國與民皆實享
其利矣

皇清奏議卷十八